

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

史

SHI

记

JI

卷一十二至卷一百三十

司马迁◎著

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，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。全书有本纪十二篇、表十篇、书八篇、世家三十篇、列传七十篇、共一百三十篇。

本

十二篇

纪

书

八篇

表

十篇

世

家

三十篇

列传

七十篇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Shi Ji
史记 12

卷一百二十二至卷一百三十

〔西汉〕司马迁◎著

丁华民 郭超◎校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/司马迁著。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80702-273-6

I.史... II.司... III.历史—中国 IV.K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0150 号

史 记

[西汉]司马迁 著

丁华民 郭超 校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 印张:99

字数:12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 7-80702-273-6/K·24

定价(全12卷):290.00元

第十二卷 目 录

-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(1)
-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(28)
-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(52)
-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(61)
-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(66)
-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(87)
-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(96)
-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(141)
-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(164)

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

【原文】

孔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老氏称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！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。故曰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。“下士闻道大笑之。”非虚言也。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

高后时，酷吏独有侯封，刻轹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吕氏已败，遂夷侯封之家。孝景时，晁错以刻深，颇用术辅其资，而七国之乱，发怒于错，错卒以被戮。其后有邳都、宁成之属。

邳都者，杨人也。以郎事孝文帝。孝景时，都为中郎将，敢直谏，面折大臣于朝。尝从入上林，贾姬如厕，野彘卒入厕。上目都，都不行。上欲自持兵救贾姬，都伏上前曰：“亡一姬复一姬进，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？陛下纵自轻，奈宗庙太后何！”上还，彘亦去。太后闻之，赐都金百斤，由此重邳都。

济南瞿氏宗人三百余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，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。至则族灭瞿氏首恶，余皆股栗。居岁余，郡中不拾遗。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。都为人勇，有气力，公廉，不

发私书，问遗无所受，请寄无所听。常自称曰：“已倍亲而仕，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，终不顾妻子矣。”邳都迁为中尉，丞相条侯至贵倨也，而都揖丞相。是时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独先严酷，致行法不避贵戚，列侯宗室见都，侧目而视，号曰“苍鹰”。

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。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，而都禁吏不予。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。临江王既为书谢上，因自杀。窦太后闻之，怒，以危法中都，都免归家。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，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匈奴素闻邳都节，居边，为引兵去，竟邳都死不近雁门。匈奴至为偶人象邳都，令骑驰射，莫能中，见惮如此。匈奴患之。窦太后乃竟中都，以汉法。景帝曰：“都忠臣。”欲释之。窦太后曰：“临江王独非忠臣邪？”于是遂斩邳都。

宁成者，穰人也。以郎谒者事景帝。好气，为人小吏，必陵其长吏；为人上，操下如束湿薪。滑贼任威。稍迁至济南都尉，而邳都为守。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，因吏谒守如县令，其畏邳都如此。及成往，直陵都出其上。都素闻其声，于是善遇，与结欢。久之，邳都死，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，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。其治效邳都，其廉弗如，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。

武帝即位，徙为内史。外戚多毁成之短，抵罪髡钳。是时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，而成极刑，自以为不复收，于是解脱，诈刻传出关归家。称曰：“仕不至二千石，贾不至千万，安可比人乎！”乃贯贷买陂田千余顷，假贫民，役使数千家。数年，会赦。致产数千金，为任侠，持吏长短，出从数十骑。其使民威重于郡守。

周阳由者，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，故因姓周阳氏。由以宗家任为郎，事孝文及景帝。景帝时，由为郡守。武帝即

位，吏治尚循谨甚，然由居二千石中，最为暴酷骄恣。所爱者，挠法活之；所憎者，曲法诛灭之。所居郡，必夷其豪。为守，视都尉如令。为都尉，必陵太守，夺之治。与汲黯俱为伎，司马安之文恶，俱在二千石列，同车未尝敢均茵伏。

由后为河东都尉，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，相告言罪。胜屠公当抵罪，义不受刑，自杀，而由弃市。

自宁成、周阳由之后，事益多，民巧法，大抵吏之治类多成、由等矣。

赵禹者，犂人。以佐史补中都官，用廉为令史，事太尉亚夫。亚夫为丞相，禹为丞相史，府中皆称其廉平。然亚夫弗任，曰：“极知禹无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”今上时，禹以刀笔吏积劳，稍迁为御史。上以为能，至太中大夫。与张汤论定诸律令，作见知，吏传相监司。用法益刻，盖自此始。

张汤者，杜人也。其父为长安丞，出，汤为儿，守舍。还而鼠盗肉，其父怒，笞汤。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。劾鼠掠治，传爰书，讯鞠论报，并取鼠与肉，具狱磔堂下。其父见之，视其文辞如老狱吏，大惊，遂使书狱。父死后，汤为长安吏，久之。

周阳侯始为诸卿时，尝系长安，汤倾身为之。及出为侯，大与汤交，遍见汤贵人，汤给事内史，为宁成掾，以汤为无害，言大府，调为茂陵尉，治方中。

武安侯为丞相，征汤为史，时荐言之天子，补御史，使案事。治陈皇后蛊狱，深竟党与。于是以上为能，稍迁至太中大夫。与赵禹共定诸律令，务在深文，拘守职之吏。已而赵禹迁为中尉，徙为少府，而张汤为廷尉，两人交欢，而兄事禹。禹为人廉倨，为吏以来，舍毋食客。公卿相造请禹，禹终不报谢，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见文法辄取，亦不覆案，求

官属阴罪。汤为人多诈，舞智发御人。始为小吏，乾没，与长安富贾田甲、鱼翁叔之属交私。及列九卿，收接天下名士大夫，己心内虽不合，然阳浮慕之。

是时上方乡文学，汤决大狱，欲傅古义，乃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补廷尉史，亭疑法。奏讞疑事，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，上所是，受而著讞决法廷尉，絜令扬主之明。奏事即谴，汤应谢，乡上意所便，必引正、监、掾史贤者，曰：“固为臣议，如上责臣，臣弗用，愚抵于此。”罪常释。间即奏事，上善之，曰：“臣非知为此奏，乃正、监、掾史某为之。”其欲荐吏，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。所治即上意所欲罪，予监史深祸者；即上意所欲释，与监史轻平者。所治即豪，必舞文巧诋；即下户羸弱，时口言，虽文致法，上财察。于是往往释汤所言。汤至于大吏，内行修也。通宾客饮食，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，调护之尤厚，其造请诸公，不避寒暑。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，然得此声誉。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。依于文学之士，丞相弘数称其美。及治淮南、衡山、江都反狱，皆穷根本。严助及伍被，上欲释之。汤争曰：“伍被本画反谋，而助亲幸出入禁闕爪牙臣，乃交私诸侯如此，弗诛，后不可治。”于是上可论之。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，多此类。于是汤益尊任，迁为御史大夫。

会浑邪等降，汉大兴兵伐匈奴，山东水旱，贫民流徙，皆仰给县官，县官空虚。于是丞上指，请造白金及五铢钱，笼天下盐铁，排富商大贾，出告缗令，锄豪强并兼之家，舞文巧诋以辅法。汤每朝奏事，语国家用，日晏，天子忘食。丞相取充位，天下事皆决于汤。百姓不安其生，骚动。县官所兴，未获其利，奸吏并侵渔，于是痛绳以罪。则自公卿以下，至于庶人，咸指汤，汤尝病，天子至自视病，其隆贵如此。

匈奴来请和亲，群臣议上前，博士狄山曰：“和亲便。”上问其便，山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未易数动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

乃遂结和亲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天下安乐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，北边萧然苦兵矣。孝景时，吴楚七国反，景帝往来两宫间，寒心者数月。吴楚已破，竟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富实。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，中国以空虚，边民大困贫。由此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，汤曰：“此愚儒，无知。”狄山曰：“臣固愚忠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。若汤之治淮南、江都，以深文痛诋诸侯，别疏骨肉，使蕃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汤之为诈忠。”于是上作色曰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无使虏人盗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居一县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复曰：“居一障间？”山自度辩穷且下吏，曰：“能。”于是上遣山乘 鄣。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以后，群臣震慑。

汤之客田甲，虽贾人，有贤操。始汤为小吏时，与钱通，及汤为大吏，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，亦有烈士风。汤为御史大夫七岁，败。

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，已而为御史中丞，恚，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，不能为地。汤有所爱史鲁谒居，知汤不平。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，事下汤，汤治，论杀文，而汤心知谒居为之。上问曰：“言变事踪迹安起？”汤详惊曰：“此殆文故人怨之。”谒居病卧闾里主人，汤自往视疾，为谒居摩足。赵国以冶铸为业，王数讼铁官事，汤常排赵王。赵王求汤阴事。谒居尝案赵王，赵王怨之，并上书告：“汤，大臣也，史谒居有病，汤至为摩足，疑与为大奸。”事下廷尉，谒居病死，事连其弟，弟系导官。汤亦治他囚导官，见谒居弟，欲阴为之，而详不省。谒居弟弗知，怨汤，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，共变告李文。事下减宣。宣尝与汤有郤，及得此事，穷竟其事，未奏也。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钱，丞相青翟朝，与汤约俱谢，至前，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，当谢，汤无与也，不谢。丞相谢，上使御史案其事。汤欲致其文，丞相见知，丞相患之。三长史皆害汤，欲陷之。

始长史朱买臣，会稽人也。读《春秋》。庄助使人言买臣，

买臣以《楚辞》与助俱幸，侍中，为太中大夫，用事；而汤乃为小吏，跪伏使买臣等前。已而汤为廷尉，治淮南狱，排挤庄助，买臣固心望。及汤为御史大夫，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数年，坐法废，守长史，见汤，汤坐床上。丞史遇买臣弗为礼。买臣楚士，深怨，常欲死之。王朝，齐人也。以术至右内史。边通，学长短，刚暴强人也。官再至济南相。故皆居汤右，已而失官，守长史，拙体于汤，汤数行丞相事，知此三长中素贵，常凌折之。以故三长史合谋曰：“始汤约与君谢，已而卖君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，此欲代君耳。吾知汤阴事。”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，曰：“汤且欲奏请，信辄先知之，居物致富，与汤分之。”及他奸事。事辞颇闻。上问汤曰：“吾所为，贾人辄先知之，益居其物，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。”汤不谢。汤又详惊曰：“固宜有。”减宣亦奏谒居等事。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，使使八辈簿责汤。汤具自道无此，不服。于是上使赵禹责汤。禹到，让汤曰：“君何不知分也。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？今人言君皆有状，天下重致君狱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为以对簿为？”汤乃为书谢曰：“汤无尺寸功，起刀笔吏，陛下幸致为三公，无以塞责。然谋陷汤罪者，三长史也。”遂自杀。

汤死，家产直不过五百金，皆所得奏赐，无他业，昆弟诸子欲厚葬汤，汤母曰：“汤为天子大臣，被污恶言而死，何厚葬乎！”载以牛车，有棺无槨。天子闻之，曰：“非此母不能生此子。”乃尽案诛三长史。丞相青翟自杀。出田信。上惜汤，稍迁其子安世。

赵禹中废，已而为廷尉。始条侯以为禹贼深，弗任。及禹为少府，比九卿。禹酷急，至晚节，事益多，吏务为严峻，而禹治加缓，而名为平。王温舒等后起，治酷于禹。禹以老，徙为燕相。数岁，乱悖有罪，免归，后汤十余年，以寿卒于家。

义纵者，河东人也。为少年时，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。纵有姊姁，以医幸王太后。王太后问：“有子兄弟为官者乎？”姊曰：“有弟无行，不可。”太后乃告上，拜义姁弟纵为中郎，补上党中令，治敢行，少蕴藉，县无逋事，举为第一。迁为长陵及长安令，直法行治，不避贵戚。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，上以为能，迁为河内都尉。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，河内道不拾遗。而张次公亦为郎，以勇悍从军，敢深入，有功，为岸头侯。

宁成家居，上欲以为郡守。御史大夫弘曰：“臣居山东为小吏时，宁成为济南都尉，其治如狼牧羊。成不可使治民。”上乃拜成为关都尉。岁余，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，号曰：“宁见乳虎，无值宁成之怒。”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，闻宁成家居南阳，及纵至关，宁成侧行送迎，然纵气盛，弗为礼。至郡，遂案宁氏，尽破碎其家。成坐有罪，及孔、暴之属皆奔亡，南阳吏民重足一迹。而平氏朱强、杜衍、杜周为纵牙爪之吏，任用，迁为廷史。军数出定襄，定襄吏民乱败，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。纵至，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，及宾客昆弟私人相视亦二百余人。纵一捕鞠，曰：“为死罪解脱。”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。其后郡中不寒而栗，猾民佐吏为治。

是时赵禹、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，然其治尚宽，辅法而行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。后会五铢钱白金起，民为奸，京师尤甚，乃以纵为右内史，王温舒为中尉。温舒至恶，其所为不先言纵，纵必以气凌之，败坏其功。其治，所诛杀甚多，然取为小治，奸益不胜，直指始出矣。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，阎奉以恶用矣。纵廉，其治放郅都。上幸鼎湖，病久，已而卒起幸甘泉，道多不治。上怒曰：“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？”嗾之。至冬，杨可方受告缗，纵以为此乱民，部吏求为可使者。天子闻，使杜式治。以为废格沮事，弃纵市。后一岁，张汤亦死。

王温舒者，阳陵人也。少时椎埋为奸。已而试补县亭长，数废。为吏，以治狱至廷史。事张汤，迁为御史。督盗贼，杀伤甚多，稍迁至广平都尉。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，以为爪牙，皆把其阴重罪，而纵使督盗贼。快其意所欲得，此人虽有百罪，弗法；即有避，因其事夷之，亦灭宗。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，广平声为道不拾遗。上闻，迁为河内太守。

素居广平时，皆知河内豪奸之家，及往，九月而至。令郡县私马五十匹，为驿自河内至长安，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，捕郡中豪猾，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。上书请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家尽没人偿臧。奏行不过二三日，得可事。论报，至流血十余里。河内皆怪其奏，以为神速。尽十二月，郡中毋声，毋敢夜行，野无犬吠之盗。其颇不得，失之旁郡国，黎来，会春，温舒顿足叹曰：“嗟乎，令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！”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。天子闻之，以为能，迁为中尉。其治复放河内，徒请召猾吏与从事，河内则杨皆、麻戊，关中杨赣、成信等。义纵为内史，惮未敢恣治。及纵死，张汤败后，徙为廷尉，而尹齐为中尉。

尹齐者，东郡茌平人。以刀笔稍迁至御史。事张汤，张汤数称以为廉武，使督盗贼，所斩伐不避贵戚。迁为关内都尉，声甚于宁成。上以为能，迁为中尉，吏民益凋敝。尹齐木强少文，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，以故事多废，抵罪。上复徙温舒为中尉，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。

杨仆者，宜阳人也。以千夫为吏。河南守案举以为能，迁为御史，使督盗贼关东。治放尹齐，以为敢挚行。稍迁至主爵都尉，列九卿。天子以为能。南越反，拜为楼船将军，有功，封将梁侯。为荀彘所缚。居久之，病死。

而温舒复为中尉。为人少文，居廷惛惛不辨，至于中尉则心

开。督盗贼，素习关中俗，知豪恶吏，豪恶吏尽复为用，为方略。吏苛察，盗贼恶少年投赭购告言奸，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。温舒为人谄，善事有势者，即无势者，视之如奴。有势家，虽有奸如山，弗犯；无势者，贵戚必侵辱。舞文巧诋下户之猾，以煮大豪。其治中尉如此。奸猾穷治，大抵尽靡烂狱中，行论无出者。其爪牙吏虎而冠。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，有势者为游声誉，称治。治数岁，其吏多以权富。温舒击东越还，议有不中意者，坐小法抵罪免。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，温舒请覆中尉脱卒，得数万人作。上说，拜为少府。徙为右内史，治如其故，奸邪少禁。坐法失官。复为右辅，行中尉事，如故操。

岁余，会宛军发，诏征豪吏，温舒匿其吏华成。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、他奸利事，罪至族，自杀。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。光禄徐自为曰：“悲夫，夫古有三族，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！”温舒死，家直累千金。后数岁，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，家直不满五十。所诛灭淮阳甚多，及死，仇家欲烧其尸，尸亡去归葬。

自温舒等以恶为治，而郡守、都尉、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，其治大抵尽放温舒，而吏民益轻犯法，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免、白政，楚有殷中、杜少，齐有徐勃，燕、赵之间有坚卢、范生之属。大群至数千人，擅自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缚辱郡太守、都尉，杀二千石，为檄告县趣具食；小群以百数，掠卤乡里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、丞相长史督之。犹弗能禁也，乃使光禄大夫范昆、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，持节，虎符发兵以兴击，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，及以法诛通饮食。坐连诸郡，甚者数千人。数岁，乃颇得其渠率。散卒失亡，复聚党阻山川者，往往而群居，无可奈何。于是作“沈命法”，曰群盗起不发觉，发觉而捕弗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其后小吏畏诛，虽有盗不敢发，恐不能得，坐课累

府，府亦使其不言。故盗贼寢多，上下相为匿，以文辞避法焉。

减宣者，杨人也。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。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，见宣无害，言上，征为大厩丞。官事办，稍迁至御史及中丞。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，所以微文深诋，杀者甚众，称为敢决疑。数废数起，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。王温舒免中尉，而宣为左内史。其治米盐，事大小皆关其手，自部署县名曹实物，官吏令丞不得擅摇，痛以重法绳之。居官数年，一切郡中为小治办，然独宣以小致大，能因力行之，难以为经。中废。为右扶风，坐怨成信，信亡藏上林中，宣使郡令格杀信。吏卒格信时，射中上林苑门，宣下吏诋罪，以为大逆，当族，自杀。而杜周任用。

杜周者，南阳杜衍人。义纵为南阳守，以为爪牙，举为廷尉史。事张汤，汤数言其无害，至御史。使案边失亡，所论杀甚众。奏事中上意，任用，与减宣相编，更为中丞十余岁。其治与宣相放，然重迟，外宽，内深次骨。宣为左内史，周为廷尉，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。上所欲挤者，因而陷之；上所欲释者，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。客有让周曰：“君为天子决平，不循三尺法，专以人主意指为狱。狱者固如是乎？”周曰：“三尺安出哉？前主所是著为律，后主所是疏为令。当时为是，何古之法乎？”

至周为廷尉，诏狱亦益多矣。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，不减百余人。郡吏大府举之廷尉，一岁至千余章。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，小者数十人；远者数千，近者数百里。会狱，吏因责如章告劾，不服，以笞掠定之。于是闻有逮皆亡匿。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，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。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，吏所增加十万余人。

周中废，后为执金吾，逐盗，捕治桑弘羊、卫皇后昆弟子刻

深，天子以为尽力无私，迁为御史大夫。家两子，夹河为守。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。杜周初征为廷史，有一马，且不全；及身久任事，至三公列，子孙尊官，家訾累数巨万矣。

太史公曰：“自邳都、杜周十人者，此皆以酷烈为声。然邳都伉直，引是非，争天下大体。张汤以知阴阳，人主与俱上下，时数辩当否，国家赖其便。赵禹时据法守正。杜周从谀，以少言为重。自张汤死后，网密，多诋严，官事寢以耗废。九卿碌碌奉其官，救过不贍，何暇论绳墨之外乎！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足以为戒，方略教导，禁奸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，质有其文武焉。虽惨酷，斯称其位矣。至若蜀守冯当暴挫，广汉李贞擅磔人，东郡弥仆锯项，天水骆璧椎成，河东褚广妄杀，京兆无忌、冯翊殷周蝮鸷，水衡阎奉朴击卖请，何足数哉！何足数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用政令来引导百姓，用刑罚来约束他们，百姓就会免于获罪却没有羞耻之心。用道德来引导他们，用礼节来约束他们，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改过自新。”老子称：“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，因此是有道德的。品德低下的人不失却表面上的德，因此反而是没有道德的。”又说：“法令增多彰显，盗贼就更多。”太史公说：“这些话是可信的！法令是政治的工具，而不是造成政治清明或污浊的根源。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，然而奸邪欺伪之事却萌生兴起，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，官吏和百姓相互欺瞒，使得国家不能振兴。当这样的的时候，官吏的管治就象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一样，不是勇武刚健严厉酷烈，怎么能胜任他的职守而心情愉快呢！谈论道德的人，面对他的职责陷入了困境。所以说：“审理诉讼，我和别人差不多，一定要使诉讼不要发生呀”。老子说：“下劣的人士听到讲说道德就

会大笑起来”。这不是假话。汉朝兴起，就像把方正有棱角的酒器改为圆形的酒器，削去雕饰而使之恢复原来的形态，渔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小船的鱼一样，而官吏们的治绩良好，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。由此来看，要实现政治清明，在于提倡道德而不在于严酷的法令。

汉高祖吕皇后时，酷吏只有侯封，苛刻地欺压宗室成员，侵犯凌辱有功之臣。吕氏失败后，遂铲除了侯封一家。孝景帝时，晁错因为苛刻严峻，常用法术来施展他的才能，而七国的叛乱，是对晁错发泄愤怒，晁错最终因此被杀，那以后的酷吏有邳都、宁成之类。

邳都，是河东大杨人。曾以郎官的身份事奉孝文帝。孝景帝时，邳都是中郎将，敢于直言进谏，当面训斥大臣于朝堂之上。曾经跟从皇帝进入上林苑，贾姬去厕所时，一只野猪突然闯入厕所。皇上目示邳都，邳都不去救贾姬。皇上想亲自操持兵器救贾姬，邳都趴在皇上面前说：“失去一个姬妾，又一个姬妾就会进宫，天下所缺乏的难道是贾姬这样的人吗？陛下纵然轻视自身，把宗庙和太后怎么办呢！”皇上回转身来，野猪也离去了。太后听到这件事，赐给邳都一百斤金，从此重用邳都。

济南姓鬲的族人有三百多家，豪强奸滑，食禄二千石的太守都没有能管制他们的，于是景帝就任命邳都为济南太守。他一到任就把为首作恶的姓鬲的全族人都杀死了，其余的人都吓得大腿打颤。过了一年多，济南郡中路不拾遗。附近的十多个郡的太守就象害怕高官那样畏惧邳都。

邳都为人勇敢，有气魄体力，公正廉洁，不拆阅谈论私事的书信，别人送他的礼物从不接受，请求委托他的私事从不照办。经常自称道：“已经背离双亲来做官，自身本来就应当奉公尽职，

为节操而死，终究不能顾及妻子儿女了。”

邳都后来升迁为中尉，丞相条侯最尊贵傲慢，而邳都也只是对他作揖而已。这时民风淳朴，害怕犯罪而自我持重，而邳都独自率先施行严刑峻法，以致执法时不避讳贵族国戚，列侯和皇室人员看见邳都，全都侧目而视，叫他作“苍鹰”。

临江王曾被召到中尉府受审，临江王想要刀笔等书写工具给皇上写信谢罪，而邳都约束手下官吏不让给。魏其侯派人于暗中给了临江王。临江王给皇上写完信谢罪后，就自杀了。窦太后听到这件事，很生气，用峻法中伤邳都，邳都免官回家。孝景帝就派使者拿着旌节任命邳都为雁门太守，而且让他直接赴任，可以根据情况随机处理事务。匈奴人平素听说过邳都的行事，知道他来居守边地，就领兵离去。到邳都死都不敢靠近雁门。匈奴甚至做了一个像邳都的木偶人，命令骑兵奔驰射击，没有人能够射中，他们竟被吓到了这种地步。匈奴人很担心他。窦太后却竟然用汉朝法律来中伤邳都。景帝说：“邳都是忠臣。”想放了他。窦太后说：“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？”于是就斩杀了邳都。

宁成，是河南穰县人。以郎官、谒者的身份事奉景帝。好胜，做别人的小吏，一定要欺凌他的长官；做别人的上司，控制下属就像是捆束湿柴草。狡猾凶狠任性作威。渐渐升迁为济南都尉，而此时邳都是太守。在此以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进入太守府，像县令们那样通过属吏的传达谒见太守，他们畏惧邳都到了如此地步。等到宁成前往时，径直越过邳都走到了他的上位。邳都平素听说过他的名声，于是友善地对待他，和他结成了朋友。很久以后，邳都死了，后来长安附近的皇室成员有很多人凶暴犯法，于是皇上召来宁成任中尉。他整治犯人的方法仿效邳都，但他在清廉方面不如邳都，然而皇室豪杰都是人人惶恐。

武帝即位后，调任他为内史。外戚们大多诋毁宁成的短处，